

近代嶺南名人藏書印粹賞鑑

莫俊*

摘要 海內外存世古籍蘊藏了大量近代嶺南人物的藏書印記，其見證了嶺南人在中華典籍傳承歷史中的作為及貢獻，也是追溯嶺南文獻流傳聚散的線索和憑據，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另一方面，這些藏書印記也是嶺南篆刻史料的重要組成和補充，是研究近代篆刻的寶貴材料。

關鍵詞 近代；嶺南；名人；藏書印；篆刻

近代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變幻激蕩的特殊歷史時期。在西方堅船利炮的衝擊以及科技文化的浸染下，中國開始了從傳統向多元文化的艱難突破。嶺南因其瀕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自古就是中外貿易的樞紐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近代以廣州為中心的嶺南地區商品經濟不斷發展，文教事業得以進步，對外交流日益頻繁，西學東漸愈發深入，進一步推動了圖書出版及藏書事業的繁榮。這一時期嶺南藏書人物層出不窮，超軼前時。有堅守儒學的大家名宿，有引領新學的思想先鋒，有重文尚教的達官要員，有貿易發家的商賈大亨，以及在他們影響下投身書海的大批知識分子。眾多嶺南人物，或扎根嶺南，或遊歷嶺外，或跨越重洋，無論中西古今書籍，皆用心搜求、積蓄不倦，不斷推動嶺南地區藏書規模的擴大、結構的優化及藏書理念的開放，造就了近代嶺南藏書的新氣象。

斯人已遠，其書仍存，海內外存世古籍中蘊藏大量近代嶺南人物的藏書印記，其見證了嶺南人在悠遠浩瀚的中華典籍傳承歷史中的貢獻，也是追溯嶺南文獻流傳聚散的線索及憑據。藏書印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其文所記或字號籍里，或生年行第，或門閥官爵，或遊歷心迹，都是考察嶺南人物生平事迹直接可靠的資料；其印又多為當時嶺南印人操刀，

* 莫俊，副研究館員，任職於暨南大學圖書館，主要研究方向為篆刻文獻學。

自是嶺南篆刻史料的重要組成和補充，並可與傳世印譜相互補證，是研究近代篆刻的重要材料。通過整理古籍中的嶺南人物印記並以印繫書，則可纂輯歷代嶺南人物的遺存書目，可作為嶺南文獻研究的新門徑。筆者長期專注古籍鈐印的整理，對近代嶺南人物的藏書印記多有累積，其中大多為傳世印譜所失載，現擇其精粹者專文鑑賞。

一、康有為

康有為（1858—1927），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今屬佛山）人，思想家、教育家、藏書家。康有為早年於廣州開館授徒，其所建的萬木草堂為晚清嶺南四大藏書樓之一。他晚年又有上海延香堂、杭州天遊堂、青島天遊園等藏書處，編有《萬木草堂書目》等。

圖1印為萬木草堂藏印。該印文筆細刀精，狀如鐵線。字形取方，刀鋒尖利，線條尖起尖收，橫平豎直，齊中有變，穩中見動，字形多作簡化。其文字以橫線條為主，其中“木”“草”“氏”“所”四字間雜弧筆及斜線以作點綴，增加了印面線條的變化，尤其印面中心的“木”“草”二字的留白為印眼所在，紓緩了因印面線條密佈形成的緊湊感。此印為篆刻名家黃牧甫操刀，原印有邊款云：“萬木草堂主人囑，牧甫篆刻。”¹康為著名學者，黃為篆刻名家，二人交往罕見於文獻，由此可窺其交往之一斑。萬木草堂之名緣於梁鼎芬



圖1. 南海康氏萬木草堂書藏所藏（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2. 康有為（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4. 陳澧之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5. 陳氏蘭浦（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3. 南海康有為更生珍藏（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萬木森森一草堂”之贈詩，寓“培植萬木，為國棟樑”之意。²書藏為萬木草堂中藏書之總稱，主要由康氏自捐藏書以及學生捐獻、社會捐贈之書構成，凡入書藏皆鈐此印。圖2印為康氏名印，印風格樸實，

刀法工穩。印面採用陰陽合璧式，朱白相對以分姓名。“康”字朱文大篆，取法金文，稍作摹印，白底紅字，極為醒目。“有為”白文繆篆，筆法圓潤，字形方正，方圓並濟。兩半印色彩對比強烈，朱白得宜。此印多見諸康氏藏書題跋之後，凡題跋落款皆用此印。圖3印文字取法漢朱文印，文字隨形就勢，筆法端莊，刀法工穩，佈白均勻。因字數較多，輔之界格以作整飭。整個印面端莊典雅，勻停齊整。此印為變法失敗後康氏用印，“更生”為其逃亡海外後所取字號，寄寓“幸得逃亡而重生”之意。此印常見於康氏晚期藏書，所藏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和《永樂大典》零卷皆有此印，常鈐於卷端首行下。

二、陳澧

陳澧（1810—1882），字蘭浦，號東塾，廣東番禺（今屬廣州）人，學者、藏書家，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舉人，後絕意仕途，專攻學術。陳澧曾主講學海堂、菊坡精舍，創東



圖6. 番禺陳氏東塾藏書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塾學派。其藏書處有傳鑑堂、東塾書樓，藏書頗富，書中多有批點，著有《東塾讀書記》等。

圖4印為名印。該印取朱白合璧式印面，右壁陰文筆劃繁複，字形方正，筆形

圓潤，留紅緊湊；左壁陽文筆劃簡潔，筆形瘦勁，留白疏朗。兩半印朱白相對，互補而相襯。圖5印為字號印。該印字體為圓朱篆，用筆溫和圓潤，行刀自然工穩。四字佈局均衡，大小相當，皆切邊連筆，印面顯得雍容飽滿。“氏”字中的留白較為醒目，疏解了其餘三字筆劃繁複而造成的逼迫感。此印為陳氏門生何昆玉所刻，何昆玉為篆刻名家，最擅元朱文，此印最見工穩清雅、圓潤細膩之精妙。圖6印為藏書用印。該印有浙派印風，字字塊壘，方正嚴實，雖每行三字，但各字長短有所參差。首行三字均大，行二上二字稍小，下“塾”字較大；三行首末字稍小，中間“書”字較大，形成高低錯落之勢，在方正嚴密中增添變數，避免呆滯悶塞。用刀以短切為主，穩步行進，線條橫平豎直，多斷筆虛空之處，筆斷而意連，收筆多以尖鋒，另又摻入幾處弧筆斜線，頓生情趣。整個印面穩重大方，疏密得當，朱白合諧。印文所記“東塾”為陳氏治學藏書之所，因少時讀於東廂書塾，故取號“東塾”，³人稱“東塾”先生，其所撰《東塾讀書記》亦冠此名。

文學藝術



圖 7. 丁日昌字靜持號禹筮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8. 八渡滄海兩登泰山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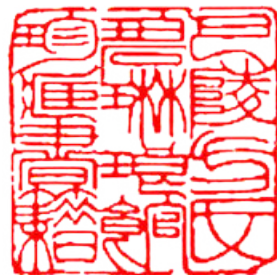


圖 9. 巴陵方氏碧琳琅館珍藏書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10. 巴陵方氏珍藏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三、丁日昌

丁日昌(1823—1882)，字靜持，號禹筮，廣東豐順人，軍事家、藏書家、洋務大臣，官至福建巡撫兼福州船政大臣。丁日昌早年在豐順故里建石魚齋藏書，任職江南期間更四處搜訪，大力購藏。其藏書處有“持靜齋”“百蘭山館”等，編有《持靜齋書目》。

圖 7 印記姓名字號，藏書中多見。該印印面尺寸稍大，一般鈐於卷端葉面天頭。此印陰文單邊，無界格。印文為繆篆，字字見方均大，排列齊整，朱白均衡。“丁”“号(號)”二字筆劃較少，筆形稍粗，“日”字中橫筆作多折屈曲，皆旨在增強佈白，與“号(號)”字末筆之曲折有所照應。“字”字“子”部中間長橫兩頭上挑，與“丁”字向下的兩豎筆形成對應。“字”的蓋頭兩端未向下延伸而是短頓輕挑，實為避免與“丁”字向下的兩豎筆相衝突。字外又輔之單邊框線，以增加印面的穩定性和緊湊感。行刀似多以短切，線條碎澀有味。圖 8 印為閒章，記其遊歷。此印為漢印式，字形以瘦長為主，豎筆首尾皆作尖鋒，刀法凌厲，鋒芒畢現。“八”“山”二字形簡劃少，故縮而收之，一前一尾，作起止呼應，使原八字巧妙容納於六字印面。尤其“山”字，取法金文，特意形成中空留紅。“渡”“滄”“海”三字之“水”部，形近而神異，字法精巧。印面各字排列均齊，朱白分配平衡。惜此印蛻鈐蓋未佳，有缺泥損角之弊，未得一覽全妙。丁氏曾創辦江南製造局，並主持建造中國第一艘明輪



圖 11. 十年作吏仍糊口，百金購書收散亡。老矣不能窮兩簡，一廬幽僻得深藏。(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蒸汽艦，⁴又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南洋總督，多行船經歷，故有“八渡滄海”之說。

四、方功惠

方功惠(1829—1897)，字慶齡，號柳橋，湖南巴陵(今岳陽)人，官員、藏書家、出版家。方功惠在粵四十餘年，官至潮州知府，家住廣州城北獅子橋聚龍里。其藏書處名碧琳琅館。所藏宋元珍秘版本極多，以明人詩文集為特色，時稱粵城之冠，編有《碧琳琅館珍藏書目》。

圖 9 印字形別具一格，以玉箸篆為基底而有變化。字形扁方，各字均寬而高低參差不齊。字字密排，逼近邊欄，上下文字多有交接，靠邊文字皆與四邊相接。字形為方塊，筆劃時而平穩堅峻，時而蜿蜒曲折，通過線條的曲折交錯(如“巴”“方”“氏”)及部件的縮放延伸(如“琳”“琅”“珍”“館”)進行分朱佈白。整個印面線條方嚴密實，牽連勾結，尤其幾處筆劃的飄躍屈轉，極具稚拙趣味，增加了印面的動感。印文所記“碧琳琅館”為方氏藏書之所，寓“藏書插架滿屋，如碧玉琳琅滿目”之意，效法乾隆皇帝“天祿琳琅”藏書之名。圖 10 印別開生面，形作橢圓，文字筆劃結構依印形就勢而變化。印面頂部及底部二字排



圖 12. 南海孔廣陶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13. 孔氏嶽雪樓珍藏圖書三十有三萬卷之章（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14. 梁鼎芬（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15. 廣雅書院院長（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佈作八分勢。“巴”“氏”二字尾劃下挑延長並作對稱，兩字形似二人相跪而坐狀，頗得意趣。“珍”字末筆與“陵”字末筆亦兩邊撇開對稱。“藏”字末筆下挑延伸，同“方”字下垂之兩長筆有所呼應。此印用粗邊，旨在穩住文字傾斜變化。圖 11 印文字等寬異高，採小篆而多作省簡，隸意濃重，朱白分佈和諧，字雖多卻不顯擁擠，行與行間留紅自成界欄。此印為方氏晚年所用閒章。印文為方氏自題詩作，記其一生搜求典籍之艱辛，表達對藏書的無比珍視，又感慨雖老不能盡讀，亦要好好保藏使之得以永傳。

五、孔廣陶

孔廣陶（1832—1890），字少唐，號鴻昌，廣東南海人，藏書家、刻書家。孔氏家族經營鹽業，孔廣陶家境殷實，好收藏書畫圖籍，藏書以清代殿本及名人稿抄本為特色。其藏書處名嶽雪樓，又有三十三萬卷堂。他精於校刊，曾校刻《北堂書抄》，編有《三十有三萬卷堂書目略》。

圖 12 印印面寬大方正，字為滿白文，筆劃粗實雄厚，字形外方內圓。筆劃轉折處皆作弧筆，如“南”“海”“廣”字。除“孔”字外，其餘均與四邊有所粘接，使印面緊湊充實。“南”“孔”“印”三字中留紅為多，呈左下向右上延伸分佈，舒緩了滿白之感。整個印厚重渾樸，大氣恢宏。圖 13 印為摹印篆，筆劃曲折蜿蜒以成就外方字形，行筆中規中矩，

用刀穩健。其中“藏”“圖”“萬”“卷”“十”幾字稍作粘接，其餘皆獨立成字。印文字數稍多，排列緊湊，不覺擁擠。尤其“孔”“氏”“十”“之”四字為印面創造了適宜的留白，使印面光潔醒目，疏密有度，朱白相宜。印文記孔氏嶽雪樓藏書之富。嶽雪樓為孔父繼助所建，取冒雪遊南嶽歸來之意，⁵專用於收藏書畫。孔氏克承父志，不斷擴大藏書規模，達三十三萬卷，故又名藏書處為三十三萬卷書堂。

六、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號節庵，廣東番禺人，教育家、藏書家，清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梁鼎芬曾任端溪書院、廣雅書院、兩湖書院、鐘山書院院長，1911年創立梁祠圖書館。其葵霜閣藏書多達十萬餘卷，以叢書、方志及清代文集為多。

圖 14 印為名印，“梁”字獨佔半印，字印長實，其中突出“水”部，筆劃較他字稍厚實，與右旁等寬。其中為避免“水”部幾條豎筆排佈的呆滯，中間長豎稍左傾，形成欹斜之感。“梁”字右上部卧寫，利用上下兩點界畫朱白。“鼎”與“梁”的“水”旁有絲連，有效將“梁”字傾斜的豎線牽住，形成穩定感，同時增強了印面文字的聯繫。“芬”字略帶弧筆，其中末筆撇劃出邊，為印面增添了動感。圖 15 印文字線條圓潤厚實，前四字等大，上下字間留朱闊綽。“院”字右下以兩短橫作複寫，並嵌入字

文學藝術



圖 16. 番禺梁氏葵霜閣捐藏廣東圖書館（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內，同時與“雅”字有所粘結。“長”字獨佔一行，字形長實厚重，似意在突出印主山長的身份。其中“長”字右下邊弧筆故作斜向，與“書”字的長斜線相互照應。印面底邊留朱寬厚，減弱了印面粗白文線條造成的壓迫感。梁氏曾為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所賞識，聘為廣雅書院首任院長，此印即是見證。圖 14 與圖 15 兩印皆為黃牧甫所治，⁶是其創作高峰時期的成熟作品。梁氏任廣雅書院院長時，曾邀黃牧甫在書院編校書籍，二人交往甚頻，牧甫曾為其刻印多方。圖 16 印以

楷書入印，印文記贈書事。葵霜閣為梁氏晚年藏書之所，因其晚年以清室遺老自居，並作詩表忠“為芟惡草護忠葵”⁷，遂以“葵霜”名藏書之所。廣東圖書館於民國元年（1912 年）在廣雅書局之原址及藏書基礎上建立，是如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前身。1919 年，梁氏後人將葵霜閣兩萬多冊藏書捐獻予廣東圖書館。⁸凡書鈐有此印，可知為梁氏舊藏。

七、黃遵憲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今梅州）人，政治家、詩人，歷任駐日本、英國參贊及駐舊金山、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晚年返鄉興辦教育和創作新詩，曾宣導開書藏和譯書。其藏書以傳統經典為主，兼及西學書籍，藏書處為人境廬，著有《人境廬詩草》等。



圖 17. 嶺南黃公度家篋中物（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18. 人境廬藏書（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19. 公度手校（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17 印用字可謂意趣橫生，字形取小篆而巧妙變化。筆形以圓為主，方為輔，在圓朱與繆篆間徘徊。印面字滿逼邊或有粘接，其中佈白巧妙得宜，朱白合諧。“嶺”字借“領”而為，避免了“山”部與“南”

字上部形成衝突。“公”“中”“黃”三字中的三個圓圈形成三足鼎立，掌控了印面圓轉的風格基底，且三字中空部分亦是整個印面佈白的重心。“家”與“物”字的左向三撇又成影行之狀，安排巧妙。字與字的穿插、嵌合、勾連充斥全印，動感十足。圖 18 印為豎橢圓形，文字依印面呈上下排列，上下瘦而中間肥。字取繆篆，筆方字正。文字兩邊及上下形成的弧度區域，是整個印面留朱的重心，又似如邊欄緊裹文字。兩邊弧狀與中間文字的方正形成鮮明對比，相得益彰。整個印面敦實厚重，又不失趣味。印文所記黃氏室名“人境廬”取意陶淵明“結廬在人境”之句，足見其對陶氏情操品性的追崇，亦是其詩性人品的寫照。圖 19 印為粗邊細文印，字與邊欄間留白較大，四字緊湊靠近，重心皆在下字。字形造型別有趣味，以棱角為特色。豎筆多尖起而方收，刀法凌厲豎韌。筆劃間偶見斷筆，形成虛實相生之妙。其中“公”字下部三角與“校”字右部的菱形相互呼應，形成印眼。整個印佈白疏朗，恰好襯托突出朱文線條之細膩和文字造型之拙稚。



圖 20. 飲冰室藏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1. 任公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2. 啟超肄業及之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3. 五十萬卷樓主人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此印多見於藏書題跋落款後。

八、梁啟超

梁啟超 (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思想家、學者、藏書家，早年師從康有為，宣導變法維新，晚年專注學術，主張建立圖書館學及改造傳統目錄學。梁啟超藏書豐富，所藏多是晚清民國的普通圖書及外文書籍。其藏書處名飲冰室，著有《西學書目表》等。

圖 20 印邊欄別具一格，只留上下邊欄，左右邊似乎若有若無，實為借邊，以筆劃作邊。左欄借“室”“藏”兩字豎筆為之，右欄上部借“飲”字“欠”部筆劃為邊。“冰”字用金文簡體，其兩折角筆形相疊，成為印中留白之關鍵，並增加了線條形狀的多樣化，豐富文字形態。印中四字緊湊粘連，與印邊渾然一體，構思精妙。此印記梁氏室名，專用於藏書。“飲冰”語出《莊子·人世間》“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之句，寄其憂國憂民之情懷。飲冰室位於今天津河北路，為淺灰色兩層洋樓，建於 1924 年。首層為書房，二樓為臥室及會客廳，梁氏晚年著述活動均在此完成。⁹圖 21 印字形取法金文，結構則更為均稱規整，粗邊細文。印面留白疏朗大方，朱文筆劃分明，圓潤均稱。“任”字將“王”部首筆與末筆進行折筆對稱，“公”字採用倒八寫法，有效劃分“口”部上部空間。“任”字“人”部豎筆拉長，並立居印面中部，強化了印面的對稱感

和穩定性。印文“任公”為梁氏名號，取《莊子·外物》任公子垂釣之典，自喻超然高士。梁氏之學問壯舉名震四海，配任公之名自當有餘。圖 22 印取官印形制，採用粗厚邊欄，更能烘托印文線條之細膩。印中六字均大，線條堅韌，結字方嚴，各字均粘邊互聯，文字排列緊湊。“及”與“之”兩邊豎筆上下對接，二字似合為一體，中部留白較闊，紓緩了印面右部朱筆緊湊之感。此印用刀純熟穩練，印面莊嚴渾樸。印文“肄業及之”用於藏書，寓含此書業已研讀完畢之意。

九、莫伯驥

莫伯驥 (1878—1958)，字天一，廣東東莞人，藏書家，早年學醫，曾任《羊城日報》編輯，後開設藥房。莫伯驥精於版本目錄及校讎之學，平生酷愛藏書，藏宋元本百餘種，明清精刻秘抄不可勝數，其藏書室名福功堂，後更名五十萬卷樓，編有《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等。

圖 23 印文為金文字體，七字密排，字字粘接。其中“十”“主”二字取金文丁塊實心筆法，一左一右互為呼應，有效调控了印面左上部筆劃繁密及右下部筆劃稀疏形成的差異，為印眼所在。“萬(萬)”字用金文簡化寫法。“卷”字獨佔一行，“主”“人”二字縮寫合併為一字大小，文字排佈別出心裁。整個印金石味濃郁質樸。印文記藏書樓名，莫氏中年開始廣搜圖書，不惜重金，南北奔走，經多年積

文學藝術



圖 24. 東官莫氏五十萬卷樓劫後珠還之一（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5. 天一（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6. 孫文之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7. 孫文藏書（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累達五十萬卷，故名五十萬卷樓。圖 24 印為摹印篆，除“還”字取大篆寫法外，其餘皆為小篆。文字排佈緊湊逼邊，字與字及字與邊多有粘接。雖字多劃繁，但線條屈曲轉折間又佈白有法。“十”“萬”二字，“五”“氏”二字，“之”“一”二字，三處佈白形成鼎立之勢，打破印面朱筆繁密的緊張感。印文“劫後珠還”所指為莫氏藏書所遭災厄。1937 年日軍轟炸廣州，莫氏藏書未及轉移而遭劫掠，部分被毀，部分流散於街市，後經多方輾轉僅回收部分，故刻此印記之。圖 25 印用字甚為獨特，印文為古巴比倫文字“天一”。二字全為直線條構成，上字“天”由四條橫線、豎線、斜線相交一點。下字“一”如地面支撐“天”字，如天地相生。此印多在題跋落款後鈐蓋。莫氏所藏明萬曆刻本《古史》書前題記有云：“民國二十年春，縣人鄧爾雅以巴比倫古文為予治印，新試之。”¹⁰ 鄧爾雅與莫伯驥同為東莞人，交往頗深，鄧氏曾多次為莫氏治印。鄧氏為近代粵中篆刻名家，篆刻先後學鄧石如、黃牧甫，善於從古璽、漢印、碑版、磚瓦等求印法，此印以外國古文字入印，可謂別出心裁，前無古人。

十、孫中山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載之，號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民主革命家，有“國父”之稱。孫中山生前嗜好讀書，並購置大量書籍，藏書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教育、宗教、科技等類，中外兼備。其去世後藏書多歸宋慶齡所有，現存上海孫中山故

居紀念館。

圖 26 印為漢印風格，細白文，字法規整，各字獨立，大小均齊。刀法穩健，線條峻峭，稍帶隸意。“文”字與邊的兩筆粘接，打破了印面的沉靜，頓覺靈動。又，“文”字末兩條豎筆故意左偏，恰好與右邊的兩條粘線形成對牽之勢，構成穩定感。此印多見於書稿落款後。圖 27 印為滿白文，繆篆字體。四邊幾不留紅，字與邊渾然一體，借字為邊，仿似文字向兩邊無限延展。文字線條方正嚴實，行刀穩重扎實。雖以滿白文為字，但留紅之處亦十分巧妙。其中“孫”字“子”部上方口形紅塊，“文”字內部的長橫紅塊及三條豎紅塊，以及“孫”“文”二字之間的間隙，形成整個印面留朱的重心，有效調控了印面朱白的平衡。整個印面莊嚴典雅，清新爽朗，又有無盡開闊之感。原印邊款云：“中山先生命刻，毅生謹篆。”¹¹ 胡毅生，廣東番禺人，曾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精於篆刻，曾為孫氏治印多枚。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書中大多鈐有此印。

十一、李文田

李文田（1834—1895），字畚光、仲約，號若農，廣東順德人，史學家、藏書家，精於版本目錄之學，藏碑版法帖甚多，以《泰山石刻》《華山廟碑》最珍。李文田藏書不乏宋元秘本，以西北史料及明人文集為特色，多題識批註。其藏書處名泰華樓，著有《元秘史註》等。



圖 28. 李文田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9. 讀萬閣主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0. 海山仙館秘笈圖書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1. 嶺南潘氏寶琴齋珍藏書畫之印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8 印為小篆入印，線條以圓弧為主，田字稍方，方圓並濟。“文”字的兩條交錯弧線與“李”字“木”部的兩筆弧線弧度相當，大小得宜。二者與“李”字“子”部的兩筆弧線，共同構成了印面圓轉的基本格調。文字刻寫光潔圓潤，典雅俊秀。三字左右逼邊，稍有粘連。印面朱白分明，相得益彰。此印為李氏名印，多用於藏書。圖 29 印右密左疏，其中“主”字取金文大篆寫法，簡單乾脆的一筆可稱印眼，形成印面佈白的重心，也是印面中吸引視線的首道風景。“讀”“萬”“閣”三字交互相聯，“讀”“萬”二字與邊欄相接，其中“萬”字右部筆劃與邊線合一，將字與邊有機嵌合，渾然天成。刻印線條似從書出，如筆行紙，刻印精妙。此印多見李氏題跋落款後，讀萬閣為李氏室名，應是其泰華樓中一閣。

十二、潘仕成

潘仕成 (1803—1873)，字德畬，號四農，廣東番禺人，廣州十三行富商、收藏家，道光十二年 (1832) 舉人。潘仕成克承家業，經營鹽務並承辦軍工海防，官至兩廣鹽運使。其所建海山仙館為嶺南名園，藏金石圖籍甚富，時稱“粵東第一”，刻有《海山仙館叢書》等。

圖 30 印字形設計別具一格，對篆體進行大膽變化，富於藝術感和趣味性。印文以長實為主形，故意拉長字形，線條筋骨強健，轉折有力，以菱形、方形、三角為主構形，“海”

字“母”部和“書”字“日”部，最為明顯。文字佈滿印面，各字逼邊而稍帶粘連，字字獨立，間距空疏。另外通過拉長或縮小某些部件，造成字形誇張伸縮之狀，如“書”的“日”部，“僊（仙）”的“巳”部，“海”的“母”部，“秘”的長豎及“必”部的長卧鉤。刻印刀法精細，印文所記海山仙館為潘氏之私家園林，亦是其收藏之所。凡古物文玩、書畫圖籍等，盡收園內。其名由園門對聯“海上神山，仙人舊館”得來。¹² 海上神山又指蓬萊，傳說仙府書籍皆藏於此，故有海山仙館之名。圖 31 印為漢印繆篆，用字簡明，線條橫平豎直，轉折方正，除“嶺”與“印”字同印邊有所牽連，其餘各字字距涇渭分明。字法安排自然，不作矯飾。各字筆劃粗細相間，不求一律，線條的粗細變化增加了印面的動感。白文雖字多滿印，留朱亦自然流暢，朱白合諧。印文中“寶琴齋”亦為潘氏之藏書處，“寶琴”指天響琴，相傳為南明內府之物，曾為潘氏重金購得，故此以寶琴為齋名。¹³ 潘氏編有《寶琴齋古銅印譜》，亦冠此齋名。

十三、徐信符

徐信符 (1879—1948)，名紹榮，字信符，廣東番禺人，文獻學家、藏書家，早年師從陶福祥，肄業於學海堂、菊坡精舍。徐信符精於版本目錄之學，藏書處名南州書樓，藏書重明清版本，以廣東文獻、各省通志為多，著有《廣東藏書紀事詩》等。

文學藝術



圖 32. 徐紹祭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3. 南州書樓所藏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5. 番禺葉氏所藏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6. 番禺葉氏遐庵珍藏書畫典籍之印記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4. 南州草堂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2 印“徐”字獨佔半印，字形外方內圓，筆劃圓轉厚實。此印用刀穩健，印線光潔，轉角皆為弧線。結篆穩重，筆劃交代清晰，朱白均勻。除“徐”字之“彳”旁為就字形而作較大屈曲外，其餘字法皆較

為規矩。三字皆與印邊有所嵌合，其中“徐”字多處出邊，尤其長豎向右下印邊通出，有意形成缺損，造就了印面的殘美滄桑之感。圖 33 印文字取法古篆，或作省改。文字線條狀如鐵線，結字穩中擅變，字體流美清雅，線條細勁流暢。用刀穩練精細，行運瀟灑自如。輔之粗邊細格，形成鮮明對比，襯托出文字線條之細膩飄逸。界格的運用，增加了印面的飽滿，同時平衡了朱白的分配。整個印面既古樸端嚴又飄逸雅致。南州書樓為徐氏藏書處，1928 年徐氏在小北狀元橋寓所內建南州書樓。書樓分兩層，下層藏普通圖書，上層藏善本及廣東文獻。南州書樓為民國時期廣州藏書最多的書樓，藏書達六百餘萬卷。¹⁴ 圖 34 印字法以方取勝，筆形方起方收，轉折處亦鋒芒畢露，線條敦實筋道，以篆形出隸意。四字排佈，左重右輕，“南”“州”二字較長，支撐上下印邊，稍呈八字形。“南”字故意拉長三豎，以留紅其下。“州”則筆劃密佈，與“南”相對。“草”字上長下短，與“南”字之上短下長之勢相持，六條豎線的密排與“州”字六條豎線互相

照應。“堂”字故意縮小，只留一右豎下延與“州”字相當，其下大塊留紅，與“南”字之下部兩塊留紅形成呼應，成為全印留紅重心。“南”“州”與印邊的粘連為印面增加了古樸渾厚之味。印文所記“南州草堂”為徐氏早期藏書之所，當時藏書未成規模，直至 1928 年新建書樓後才更名“南州書樓”。

十四、葉恭綽

葉恭綽 (1881—1968)，字裕甫 (玉甫、玉虎、玉父)，號遐翁，廣東番禺人，官員、詩人、收藏家，民國時期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總長、國民政府鐵道部長。葉恭綽平生雅好文物收藏，藏書以鄉鎮史志、清人詞集、名僧翰墨為特色，並多作題跋考訂，著有《遐庵清秘錄》等。

圖 35 印具有濃郁的筆味，似用筆於紙上而就。印中各字牽拉粘連，渾然一體，又與印邊相嵌合。無邊而似有邊，以字為邊是此印章法上的最大特色。上印邊有“所”字二部首筆融入上邊，右印邊乃“番”“禺”的豎筆與邊相合，左印邊以“所”“藏”的撇劃直接作邊，印面似只有底面一邊。因文字線條粗澀厚重又相互牽連，弱邊的方式有利於突出印文的濃墨重色。另外還通過線條的粗細深淺和字形的挪讓伸縮，實現印面的分朱佈白，營造強烈的疏密對比。“氏”“禺”下故意大塊留白，使整個印面豁然開闊。圖 36 印為多字印，文字簡潔明快，規矩方正，不矯揉造作。因字數較多，



圖 37. 玉虎（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8. 曾釗之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9. 面城樓藏書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40. 香山鄭觀應原名官應（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故加入界格，使得印面更為整飭乾淨。文字線條細膩圓潤，婉轉自然，界線與文字線條粗細相當。粗邊欄的使用，既穩定了印面，又增添了分朱佈白的層次感。整個印面給人典雅端重的視覺享受。圖 37 印文以甲骨文入印，可謂別開生面。甲骨文發現於清末，用於治印當在民國以後，在近代篆刻中是較為少見的。玉虎二字，筆形線條截然不同，玉字全為短直線，虎字多弧筆。玉字三橫間距及與邊線間距相當，剛好將印面分成四等分。“虎”字四足安排在同一垂線上，回應玉字中之一豎。虎尾延伸融入底邊，似乎將玉托起，製造了兩字間的聯繫。印文筆劃簡潔，象形趣味，頗具特色。

十五、曾釗

曾釗（1793—1854），字勉士，號毓修，廣東南海人，文獻學家、藏書家，平生篤學好古，精於訓詁考據，曾任學海堂長。曾釗專於藏書，每遇佳本，或重金購求，或手自傳抄，所藏宋元古刻及舊抄秘本甚富。其藏書處名面城樓，編有《古翰廖山館藏書目錄》。

圖 38 印為粗白文，字形外方內圓，線條粗細相間，圓潤結實，刀法老道，氣韻不凡。四字均勻分佈，滿印逼邊，印與字渾然相成。“曾”字首兩筆做了簡化，兩筆跳躍追逐，活潑生動。“釗”字“刀”部有意縮小，印面右下角一塊留紅有力地回應了印面左上“之”字的留紅。“之”字中豎兩邊的折筆並不均齊對稱，而是一上一下，相互顧盼，趣味盎然。“印”

字上重下輕，實與“曾”字之上輕下重相對應。四字佈局疏密得宜，朱白合諧。此印常用於藏書。圖 39 印為小篆入印，字形取方，筆形特點為尖起尖收，多作圓轉，方中寓圓。文字佈滿印面，六字不僅各自多筆連邊，且各字相互粘接牽引，使印面牢固如網。雖然印面緊湊，在朱筆綿連交錯之間，佈白亦自然流暢。此印記室名，“面城樓”語出《魏書·李謐傳》的“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¹⁵之句。

十六、鄭觀應

鄭觀應（1842—1922），字正翔，號陶齋、居易，廣東香山人，思想家、實業家、教育家，早年棄學從商，曾在洋行及官辦企業任買辦、幫辦。鄭觀應晚年專於著述，宣傳維新思想，提出建立新式書院，開放藏書閱覽，以利人才培養，著有《盛世危言》等。

圖 40 印文字古樸端嚴，斑駁滄桑，字形及筆形皆以方取勝。字體篆意少而隸意濃，得漢碑文字之氣度。文字線條鮮明爽朗，峻峭凌厲。其中大膽使用並筆，造成大量錯落的白丁，盡顯蒼古渾樸、含蓄朦朧的古味。留紅主要有“山”字三豎及“名”字中間的塊狀留紅，以及字與四邊之間、字與字之間的細條留紅，另外是橫豎線條交錯轉折之間形成的長短不一、粗細不均的長線或點狀留紅。印文記鄭氏“官應”“觀應”二名。“官應”一名乃寄望其能登科入仕，後鄭氏因疾常年不愈，家人遂去寺廟拜求觀音，不久病愈，故改名“觀應”。¹⁶

文學藝術



圖 41. 羅浮黃龍觀待鶴道人鄭陶齋(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42. 朱次琦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43. 朱子襄審定(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44. 番禺陶氏愛廬藏書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41 印用古文入印，用字與小篆幾不相合，字形雖古亦雅，不至怪僻艱澀。全印十二字，均分四行，字形均齊。各字線條圓潤飄逸，以長線條為主，並注重點的運用，如“浮”字“水”部三點，“待”字“寸”部末點，“道”字“首”部上三點，增添了印面的靈動和情趣。各字均以豎筆拉長為特點，形成字形上重下輕、上密下疏的體態，並造成上下字之間的留白。印面各字互不粘接，僅有文字與上下邊欄相接。整個印面潔淨典雅、古樸大方。印文所記為鄭氏別號，其篤信道教，望修道成仙，駕鶴而去。故有“待鶴道人”之號。¹⁷

十七、朱次琦

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稚圭，廣東南海人，學者、教育家，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後任山西襄陵知縣，晚年講學於九江禮山草堂，潛心學術。康有為、簡朝亮為其門生。朱次琦精於經史、掌故、詞章之學，擅書法。簡朝亮編有《朱九江先生集》。

圖 42 印文字線條故稍作欹斜，別有韻味。兩半印字形呈八分勢，“琦”與“印”字尤為明顯。“朱”字中豎稍偏於字中心左邊，且線條並非平直而是在中部稍偏向右。“次”字左邊豎線及“琦”字“王”部豎線皆向內傾斜。各字橫向線條亦不全平行，而是稍向右上偏斜。斜筆的大量運用，使印面產生一種稚拙而活潑的動感。四字各自與印邊粘連，以此倚靠印邊以平衡斜筆造成的不穩定。另外文字筆形

線條棱角分明、剛勁有力，線條交錯轉折處形成的大量方塊留紅與方正嚴實的白文線條相互掩映，和諧生輝。圖 43 印為朱白相間印，半白半朱，陰陽合璧。白文為粗白文，線條豐腴厚實，字形穩重篤定。朱文為細朱文，線條輕盈細膩，字形飄逸俊秀，朱白對比強烈，極為醒目。“朱”“子”二字壓縮合併為一字大小，不覺突兀，有效分配了印面空間。這種朱白相間印，無形中製造了印面的界格和邊欄，加強了印面的穩定性和秩序感。

十八、陶福祥

陶福祥(1834—1896)，字春海，號愛廬，廣東番禺人，刻書家、藏書家，早年受業於學海堂，師從陳澧。陶福祥曾任學海堂學長、廣雅書局總校，又曾主持學海堂刻書處，所刻之書紙墨精良，校讎精確。其家富藏書，精於目錄校勘之學，著有《愛廬文集》等。

圖 44 印書味較濃，文字線條既露刀法又見筆意，尤其幾處斷連枯澀處恰似筆毫行運的痕跡。筆形粗細相間，縱橫回轉，頓挫自如。運筆純熟老練，行刀精妙穩健。九個字佈滿印面，粘邊連字。各字大小參差不均，間錯排佈。行間留白及字中留白皆疏朗大方，與文字朱筆蟠曲密佈的線條相映成趣，和諧自然。圖 45 印為工穩整飭的鐵線篆，字形端莊方嚴，線條粗細均勻，筆劃起訖、轉折自然和順，刀法節奏穩定，使轉自如。此印結字精嚴，結構對稱，一絲不苟。前四字在排列上稍有調整，“鎔”



圖 45. 鎔經鑄史齋（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46. 潘蘭史記（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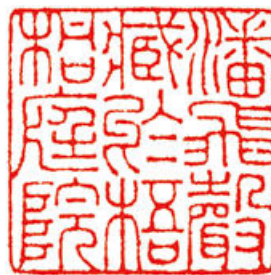


圖 47. 潘飛聲藏於梧桐庭院（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48. 曾游南洋印度洋紅海地中海（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稍高於“鑄”，“史”稍低於“經”，形成高低揖讓之勢，亦易於留白。“鎔”“鑄”皆有“金”部，寫法一致，但大小不同、高低有別，有效避免了雷同呆滯。“齋”字下部五條豎線飄然似裙，延伸而下，且間距等分，整齊劃一，極具圖畫感。五條長線對印面下部區域的劃分，造就了獨特的分朱佈白形式。印面上部文字筆劃密集，故“史”與“經”字下部有意留白，增加印面的疏朗。印文所記“鎔經鑄史齋”為當時學海堂之刻書處，由陶氏創立並主管書籍的刻印及發兌，¹⁸所刻書之內封及牌記葉均鈐有此印，以示版權。

十九、潘飛聲

潘飛聲（1857—1934），字蘭史，號劍士，別署獨立山人，廣東番禺人，詩人、收藏家，出身書香之家，少時能詩善詞。潘飛聲曾應邀至德國柏林大學任教，後加入南社，藏書承海山仙館餘緒，有梧桐庭院藏書處，著有《說劍堂詩集》等。

圖 46 印為漢朱文印風格，字體取法漢碑，隸書味濃，線條為細朱文。四字安排並非大小均齊，右行二字上短下長，左行二字上長下短，造成一種錯落俯仰的平衡。四字緊湊排列，四邊留白。文字筆形平直方正，除“史”字“又”部明顯弧筆外，其餘幾為方筆，筆形已見蠶頭燕尾之勢。除“蘭”字筆劃較多外，其餘三字線條間留白爽朗，整個印面敦樸雅緻，清新可人。圖 47 印字體取鐵線篆，結字方正規矩，

行筆用刀穩健流暢，字距行距均勻，印面乾淨清爽，朱白均衡，讓人賞心悅目。印文中“梧桐庭院”為潘家花園中一景，由潘父光瀛所建，因院中梧桐成蔭遂名。¹⁹此處庭院深深，碧梧影落，曲欄迴廊，花靜霧香，為潘氏交遊雅士和賦詩作文之所，潘氏所撰詩文集題名多冠以“梧桐庭院”。圖 48 印文字線條率意隨性，字形取方，線條粗細相間，點線錯落，字距行距勻停疏朗。刀法乾脆俐落，切沖結合，鋒芒畢露。印文中多處涉及“水”部，但字形變化多端，不落窠臼。“游”“海”二字“水”部皆取三點，而又不同；“洋”“海”二字“水”部為兩點加折線，筆劃的長短、高寬、粗細、輕重均有變化；“洋”字“水”部則取三豎兩點。印中“水”部的變化可謂此印字法最精妙處。印文記遊歷，1887 年潘氏曾在德國柏林大學東方學院講學，其間結識眾多外國學者友人，所撰《西海紀行卷》記敘了旅歐見聞及異域風情，其書序所云“出南洋，泛印度，渡紅海、地中海，入羅馬之國，登瑞士之門、波臣所宮、鬼母所宅，皆匯行卷”之語正與此印文相合。²⁰

二十、吳榮光

吳榮光（1773—1843），字伯榮，號荷屋，別署石雲山人，廣東南海人，金石學家、藏書家，嘉慶四年（1799 年）進士，官至湖廣總督。吳榮光擅書畫、工詩詞，精於鑑別金石碑版。其所藏書畫圖籍甚富，有筠清館藏書畫，又建賜書樓貯圖籍，編刻有《筠清館法帖》。

文學藝術



圖 49. 粵人吳榮光印（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50. 石雲山人（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49 印磅礴大氣，線條方正嚴實，方收方收，粗實遒勁。刀法在剛穩老辣中又略見憨拙稚嫩之態。六字中前二字與後四字並不完全均齊，一是為“粵”字末曲筆得以伸展，二是因“人”字筆劃較少，稍作壓縮以控制留紅，“粵”“人”的揖讓打破了印面的沉靜。“人”字內的大塊留紅成為全面視覺的焦點，打破了粗白線條一統江山的局面，釋放了佈白的緊張感。“粵”“光”“印”三字的末筆轉折又成左右、上下呼應之勢。“粵”“光”“榮”三字中的幾處點劃形態各異，各具神采，以倒三角之態勢佔據印面中心，給視覺一種新穎的衝擊。“吳”字下的四條豎筆與“印”字上部的三條斜筆弧筆亦有關照聯動。圖 50 印為溫潤如玉、清新俊秀的圓朱文，結字工穩端嚴、一絲不苟。四字並不大小均齊，而是參差揖讓，在穩中求變，增加章法之動感。四字皆與邊相接，除“石”字外其餘字均三處接邊，邊欄牢牢穩住文字，使印面的穩定感更為強烈。“石”字雖只一筆接邊，但“雲”字上的橫筆堅挺有力地撐住“石”字，頓時泰然。其中“山”字向上的弧筆與“雲”字“雨”部向下的弧筆形成對應，“人”字右撇與“石”字右撇，以及“人”字的折筆和“雲”字末筆折筆均有所關照，可謂匠心獨具。

綜上，本文選鑑之 20 人共 50 方印僅為嶺南人物藏書印記之一斑。中華古籍浩如煙海、源遠流長，所蘊藏的藏書印記不可估量，期冀有志者同心戮力，不斷發掘探索。如將來能成“嶺南藏書印譜”甚或“中國藏書印譜”，則

功莫大焉！

附：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歷代古籍所見廣東藏書鈐印的搜集整理及印譜編纂”（GD18YTS01）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珍貴古籍圖錄所刊藏書印資源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20BTQ029）成果。

註釋：

1. 戴山青：《黃牧甫印影》，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6 年，第 185 頁。
2. 廣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廣州的故事（第六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92 頁。
3. 戡斗勇：《嶺南文化書系·廣府先賢》，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24 頁。
4. 陳永正：《多學科視野中的閩都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25 頁。
5. 廣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文化藝術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13 頁。
6. 林明、謝光輝：《黃士陵印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166 頁；戴山青：《黃牧甫印影》，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6 年，第 382 頁。
7. 劉曉娥：《梁鼎芬藏書活動及其對晚清圖書事業的貢獻》，《新世紀圖書館》2008 年第 5 期，第 96-97 頁。
8. 陳曉玉：《廣東圖書館的建立及其初期館藏》，《圖書館論壇》2012 年第 5 期，第 65-69 頁。
9. 鄭瑛、傅強：《斜窗疏影：民國文人故居》，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 年，第 19-20 頁。
10. 許艷青：《莫伯驥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77 頁。
11. 秦量主：《上海孫中山宋慶齡文物圖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第 133 頁。
12. 吳慶洲：《廣州建築》，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0 年，第 207 頁。
13. 梁基永：《現代琴學叢刊：松廬琴學叢稿》，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年，第 154 頁。
14. 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第四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第 221 頁。
15. 陳德弟：《先秦至隋唐五代藏書家考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81 頁。

16. 歐陽少樺：《香山魂》，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2頁。
17. 方志欽：《鄭觀應詩歌的愛國情懷》，《嶺南文史》2002年第3期，第48-54頁。
18.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269頁。
19. 馮沛祖：《廣州古園林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220頁。
20. 毛慶耆：《嶺南學術百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7頁。

